

南夫：我和陕南有一段情意

阿夏桑



南夫 1958 年秋天出生于福建莆田汀塘村。诗作散见于《诗刊》《星星》《福建文学》等报纸杂志。出版诗集《也到枫桥》和《南夫诗选》，即将出版《汀塘村记》。曾在陕南安康客居二十多年，任过安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莆田。

2021 年 1 月，我在海南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芳芳，一位独立的人类学研究者。她正在做“汀塘村口述文化志”的田野调查项目，说起在福建省莆田市汀塘村所见所闻、感受村子里的节气变迁和时节庆典时，她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好几个小时。我对芳芳老师正在和曾经做过的田野调查的兴趣促使了我和她的合作——我们有了一档播客节目，叫《人类学家的下午茶》。

2021 年 6 月，我第一次随她去莆田市汀塘村——也就是她的田野，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人，热情好客的欧叔，在上塘珠宝城工作的女儿玉芳、开车带我们去观海的许哥，以及其中最特别的，当属我们播客第三期嘉宾的汀塘村民南夫。和许许多多莆田男人一样，南夫年轻时常年在外出做生意，他曾在我的家乡陕西安康待过 20 多年。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诗人，曾活跃在陕南的文学界，还任过陕西省安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在去莆田之前，就从芳芳的口里对南夫有所耳闻，她极力推荐我阅读南夫的作品。我在去莆田的高铁上读了他发表在自己公众号“半知书屋”上的诗歌，以新体诗为主，更新频率很高。他的诗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展开的，记录的也都是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新买了两只不错的魔鬼鱼带回家煮了下酒，或者是带着孙子去镇上买参考资料，戴了二十多年的精工手表坏了，亦或是文学诗歌协会的朋友们带着好酒来村里找他聊天喝茶……他把这些统称为“莆田叙事”。离开莆田后，南夫老师把我和芳芳的这趟行程写进了他的“莆田叙事”里。

莆田叙事之：阿夏桑姑娘

辽阔天空无边地蓝
没见一丝风和云的迹象
端午节的使者穿着热腾腾的金色外套
端人类学研究员芳芳
和女权主义者网红阿夏桑
从上海请来莆田看龙舟竞渡
感受地方文化和传统习俗
这两位姑娘肯定是传说中的才女
一个毕业于中山大学
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
她们由莆田旅游网版主子笛
提供赛事地点
寻到黄石镇龙江上社观看比赛
她们此次来的主要任务是
继续做汀塘村的

田野调查，为汀塘村完成一部口述村史观可能了解一个村庄的历史背景和一个村庄的历史文化
我只能包揽的地域沿革
我只是汀塘村的“草民”
只生产粮食和垃圾
一个网络流行语中的“躺平”者
搞搞内循环
对一切身外之物不甚了了
……

我几乎不读诗，但南夫的诗读来觉得很有意思。虽然他可能没有刻意去押韵，但是读的过程中就好像唱 Rap 一样，有一种音韵感。他的诗歌里既有叙事，又有情绪。读起来就觉得很酣畅爽快，我一口气读了十几首才觉得过瘾。
等到了汀塘，芳芳约了去铁皮屋找他喝茶。南夫在诗里把现在创作的地方叫铁皮屋，是他花了 2 万元买来专门招待客人以及创作的地方。活动板房约 20 平方米，但五脏俱全，有洗手间也有空调，南夫白天就在那里创作或者会客，到点接送孙子上学，饭点和晚上才回家。

几年前南夫彻底“退休”从陕西回到莆田的时候，一度觉得非常不适应，一家子十几口人都住在村里的老宅里。虽然地方大，但小孩子在一块就吵得不得了。他给老婆说，要想办法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不然小孩子吵得他头都要爆炸。铁皮屋就是一般的活动板房，坐落在村道的路边。坐在里面可以听到路边重型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抽烟、晒太阳，都很惬意。

关于诗歌，南夫说他是用莆田话写的，读书也是用莆田话读，普通话读太慢了。因为诗歌是写诗，写得慢得慢。写诗先用莆田话写，写完了再用普通话读一读。“我写诗有节奏感，这个节奏感是自然而然的。”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就觉得南夫身上有一种很狂放的情绪，实际见到他的时候，他却是很谦和的。

南夫讲自己和一些诗友聊天的时候说如何把握诗歌情绪：“你要看远、看大，写的时候，心理状态要放远、放大。天地啊，要看远一点，想象力要远一点，不要局限于眼前这一点小的生活。虽然是小生活，也可以写大。人大气嘛，作品的格局就大。”

南夫老师曾经在我的家乡陕西安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说人生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就是在安康度过的。而当他回到他的家乡莆田，我这个安康人，又跟随芳芳一起，在人类学的指引下来到了他的故乡，所以我和南夫老师有许多共同话题。

南夫的诗歌创作要从很小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他就能写几句“东方红太阳升”式的诗，虽然并没有读大学，但是他一直很喜欢看书。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来到陕西，日常休息时就看看《安康日报》。当时的《安康日报》上发表一些现代诗歌，南夫看到这些诗就觉得“这我也会写嘛”。没有纸，他就把烟盒拆开了写诗，写完了就寄到安康日报社。诗写得还可以，被登在了《安康日报》上，还给了南夫寄了两大块钱稿费。他当时高兴得不行，两块钱在八几年可以买两盒祝尔康。

在安康的二十多年，南夫游走在白河、汉阴、石泉、平利……各县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也结交了不少诗友。写出《群山绝响》的西安籍作家方英文、诗人李小洛、后担任安康市图书馆馆长的李焕龙都是南夫在那时结交的好友。2019 年，李焕龙访问莆田图书

馆时，还在图书馆门口和南夫留下了一张合影。

南夫在安康期间写的诗稿摞起来有一米高，最后都被他拿去烧掉了——因为写的都是“垃圾”。后来越写越好，有一百多首发出来，南夫悉心地把那些刊物都收集了起来。由于做工程到处跑东跑西，他把这一大袋刊物寄给安康文化局的张涛，文化馆的书很多，这一袋子刊物后来都被拿去当废品卖了。因此南夫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刊物发表过他的作品，但有名的像《诗刊》《星星》都发表过。

现在上了年纪，南夫不再投稿，写的诗统统发表在公众号“半知书屋”里。很勤快，几乎每周都有几篇新作。南夫不爱用电脑，这些诗都是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退休后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南夫开始思考人生。

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失败，因为他从这一方面失败，那一方面他会有所成功、有所收获。像他以前做生意赔钱了，可能很失败，但是他从诗歌方面，却是有所收获的。南夫这一生曾经赚过大钱，但都挥霍掉了、花掉了，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一生最大的财富还是写诗。虽然诗歌对一个家庭、对儿女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帮助，但他对儿女的教诲和其他家庭是绝对不一样的。这是很大的财富。南夫教育出来的五个孩子很孝顺，对长辈很尊敬，现在的生活也都平淡幸福。他们给了南夫很大的安慰。

作为生活中的人，南夫现在没有钱，很穷。以前的人生曾经有钱，也曾经没钱，似乎一生都是一路坎坷。南夫似乎有一点文化，好像又没有文化。胡说八道，又好像不是在胡说八道。有些话说得有哲理，有些话又没有。“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

关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南夫用之前写的一首石头诗打比方——要怀着一颗柔软的心去看一个坚定的石头，才会感觉他的美。石头有三角的、圆形的、长方形的，那么一把石子，它有它的美感。你的心里要有柔软，你怀着一颗坚硬的心去看坚硬的石头，那都不一样。那就绝对看不上来它的美在哪里。“因此，我一直就给孩子们说，一定要以一颗善良的心去感受这个社会，去感受生活。”写诗也一样。要真诚对待诗歌，写得好不好，你的功力如何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真诚对待诗歌。就像交朋友一样，要真诚对待一个朋友，彼此才能成为好朋友。



南夫的“铁皮屋”

如果写诗的时候带着功利的思想，想着写了以后要发表、要怎么去讨好编辑，送什么啊请吃饭啊。以前那个年代，南夫他们都不认识什么编辑，就自然投稿，也都发出来了。像北岛、舒婷他们这一代人，以前他们都是绝对没有功利心的，为艺术而艺术，为诗歌而诗歌。

南夫作为海边长大的福建人，自然是浪里白条，在安康的时候也经常去游泳，白河县的白石河、安康大桥下面，是他和朋友们消夏纳凉的好去处。陕南的美食也给南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是紫阳的富硒绿茶还是安康的蒸面，紫阳的蒸盆子还是汉阴的墨鱼汤，聊起这些美食的时候南夫都会侃侃而谈，甚至能说出当年哪家餐馆做什么菜最好吃。

这在他的作品中也可窥见一二，南夫回到莆田后曾经写过一首《陕南来信》的诗——

我和陕南有一段情意
我回到莆田
还是个好邻居
陕南四季分明后
都会来信
问寒问暖
我是一个胆怯的人
没有娶陕南女为妻
虽然遗憾
但不能让老婆知道
毕竟我是个忠贞不渝的人
我将以一个爷爷父亲儿孙子的名誉
赞美陕南
汉江、巴山、秦岭
朱鹮、熊猫、大鲵
朝天椒、杆杆酒
朝天子、凉面皮，等等
这些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要直到我抒情为止

我作为一个陕南人看了之后，感觉南夫在陕南度过的这一段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这种印记，是在回到莆田之后才深刻地浮现了出来。就像芳芳老师说她做完田野调查之后，那个地方就会成她的第二故乡。陕南也成了南夫的第二故乡，我邀请他明年春天来安康做客，重新再走一走汉江边，喝一壶杆杆酒，见上几位旧友，再回味一下陕南的味道。

于邦彦，河北省唐山人。1949 年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和一批热血青年一道，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他随南下大军，到了新华社陕南分社工作。新华社陕南分社随着解放军大军由湖北襄阳向陕南挺进，与《陕南日报》在一起办公。安康、汉中相继解放后，《陕南日报》一分为二，于邦彦被分配到安康报社当了一名编辑。于邦彦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报纸编辑工作中，发表了消息、通讯、特写、叙事诗、演唱材料、杂文随笔、思想杂谈、对口山歌等大量文章。1958 年 2 月，于邦彦在《安康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歌《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来了》相继登上《人民日报》《群众日报》等全国几十家报刊，被郭沫若、周扬选入由红旗杂志社出版的《红旗歌谣》，并被视为《红旗歌谣》三百首的压卷之作。1961 年，《我来了》被北京出版社选入北京中学生《语文》试用课本，继而被选入当时的全国小学通用教材。《我来了》虽然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印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影响是巨大的，“我来了”三字刻石依然伫立在市区滨江步道上，拨开历史的纷扰，《我来了》所反映出的敢于奋斗、勇于争先的基本精神和宏大气魄依然激励着安康人民不断前进。（参考资料：李大斌《中国当代民歌史疑案揭秘——兼考“我来了”作者》）

短评：如脍炙人口的《我来了》那首新民歌所说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那是肯定了神的存在，而又借助“神力”在人们心中传统的影响，以表现劳动人民巨大的集体力量。这也只有被共产主义思想所武装了的人民，才有这样的气魄。利用神话材料，表现现实的题材，不仅可以增强作品的诗意，也会赋予作品以浓厚的民族色彩。（摘自力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文学评论》1960 年第 1 期）



《我来了》首发于 1958 年 2 月 19 日《安康报》

虎年说虎

虎钮罍于

周明丽

这件和虎有关的文物，它独特的造型，卓尔不群的风格，有着许多值得向世界称道的地方。这件虎钮罍于，1974 年出土于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高 45.9cm，它的外形呈圆筒形、中空，直腹鼓上，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盘，盘中央连铸着一个虎形罍于。

罍于在巴人古代的生活、军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乐器，罍于首先用于祭祀祖先，后来广泛用于战争中，以节奏的快慢来指挥军队的进退，也就是“击鼓前进，鸣金收兵”，在与敌人厮杀时，罍于发出的响亮声音与鼓相合，给人以力量和勇气，激励着巴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之后罍于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歌舞表演的伴奏乐器。演奏方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用于战争中的罍于，巴人用绳子系在虎形钮上，将它直立悬挂，并用木槌敲击它，就可以发出悠远的声响。第二种，用于歌舞伴奏中的罍于，一般是没有钮的，演奏者左手持抱罍于的腰部，右手拍打罍于面即可。

各地出土的罍于有着不同的式样，有圆丘形的，圆筒形的，钮有龙形的，马形的，还有虎形的。其中，尤以虎钮装饰的罍于最为珍贵，安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钮罍于具有个体大、保存好、质量精、工艺美的特点。钮为虎形，昂头张口，引首远眺，四足分开踏地，稳似磐石，虎尾向后卷曲伸展，微微上翘，整体雕铸练熟，线条简洁。由于巴人长期广泛地运用罍于，渐渐形成其特有的罍于文化，从虎钮罍于身上也折射出古代巴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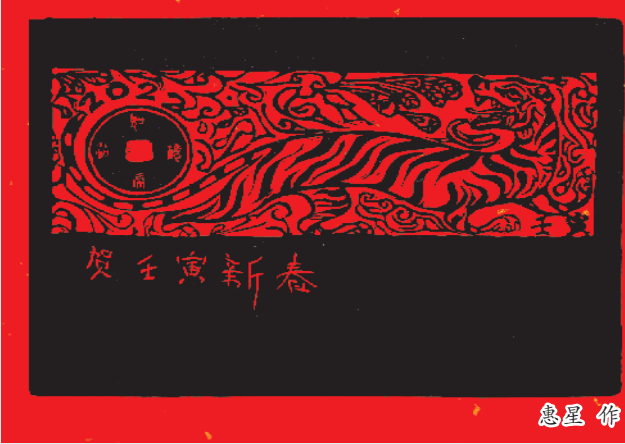
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活动在今陕南、川东、重庆、鄂西、湘西、黔北一带。在古籍《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巴人有这样的记载：“巴人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意思是巴人十分勇猛，唱着歌，跳着舞就把商纣王的部队打败了，这虽然夸大了乐舞的作用，但巴人骁勇善战的一面可见一斑。巴族曾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因勇猛杀敌，克敌制胜，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巴国由此建立。巴族与周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廆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唐人樊绰《蛮书》卷十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廆君是巴族的一位祖先，汉江有猛人，能化为虎的神传说又为这一民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巴人为纪念廆君，就把虎作为部落图腾一直使用。直到公元前 316 年，巴蜀被秦国所灭，巴国随之消亡。

今天，在巴族活动过的汉江流域一带，比如汉水上游的安康、中等地，都出土了许多巴式青铜短剑、戈、矛，无不印证了虎与巴族的历史渊源，也证明了古代巴族的势力范围曾一度到达过我们美丽的安康。遥想多年前巴族宴饗、战场、祭祀活动上，巴人多多少少打过这件虎钮罍于，它既表现过气氛的欢愉，也见证过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威武与残酷。它被巴人尊为神物，如今已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静静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中，追忆着昔日的回声嘹亮。



虎钮罍于

虎年刻虎



惠星作



鲁宇峰作



惠星作



刘康宁作



毛德龙作



陈琳作



毛德龙作